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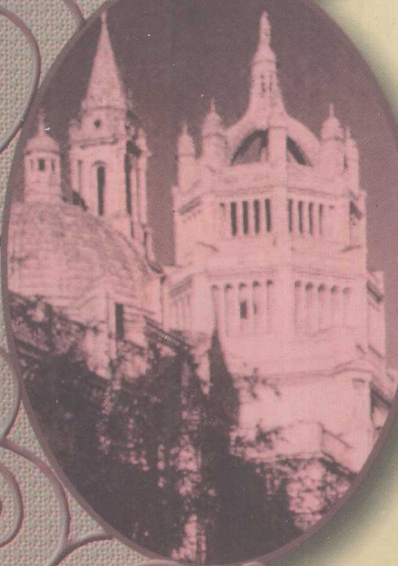


红发特里斯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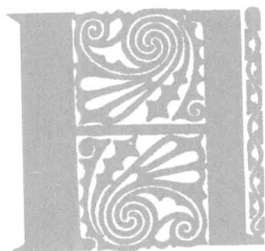
HONGFATELISIDAN

○「法」小仲马／著

○陈乐／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ONGFATELISIDAN

红发特里斯丹

书 名：红发特里斯丹
作 者：[法]小仲马著 陈 乐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875
字 数：25 万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6.80 元

ISBN 7 - 80579 - 973 - 3/1·795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一八四八年，小仲马的《茶花女》问世，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以后几年中，他陆续出版了好几部小说，《红发特里斯坦》便是他一八五〇年的作品。

这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法国女民族英雄冉·达克的光辉事迹，一条是特里斯丹离奇古怪的经历。故事发生在百年战争后期。

百年战争是一三三七年开始、一四五三年结束的英法两国间的战争。一四一五年英军再度侵入法国，占领大片土地。勃艮第^①派倒向英国。一四二〇年五月英国国王亨利五世胁迫法国签订《特鲁瓦条约》，条约中规定，法国王太子的继承权转归亨利五世。这样法国便分成由亨利五世、勃艮第公爵、王太子查理分管的三部分。一四二二年，亨利五世去世，他的婴儿亨利六世即位，由其叔父贝德福德公爵摄政，同年查理六世也死了，王太子当即宣布为查理

① 勃艮第，是法国东部一地区名。

七世,但是按照《特鲁瓦条约》,亨利六世兼领法国王位,加上王太子母亲公开宣称王太子不是查理六世的儿子,因此查理七世无法正式加冕,只能偏安一隅。

一四二八年,英军进一步南下,围攻奥尔良城,妄图侵占整个法国。在这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冉·达克担负起了拯救法国的重任。

小仲马并不是在写一本完整的冉·达克传记,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几乎写了女英雄的一生,从她的童年一直到她英勇就义为止。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冉这个生动的形象,颂扬了冉的高尚的品质。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心想驱逐侵略者,拯救法国,最后在敌人面前,她大义凛然,从容殉难。可是冉又是一个极其平凡的牧羊女,她天真、朴素、单纯、无私,她不图个人名利,想的是战争结束,回到家乡父母身边,依旧放牧羊群。冉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奥尔良女郎”,确实当之无愧。

为了反衬冉的伟大和崇高,作者塑造了特里斯丹这个人物。应该说,特里斯丹原来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在卡尔纳克城堡的时候,还经常援救遇到危险的过路人和救济穷人,但是他为了个人恩怨,为了私欲无法得到满足,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甚至背叛祖国,投靠英国人,为虎作伥。冉被俘后,他伪装成修士,骗得冉的信任,破坏了营救冉的计划,在冉临终时刻,还在燃烧的柴堆上加上一捆柴来发泄他的仇恨。但是圣女的精神感动了他,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送给即将死去的冉,来满足她最后的愿望,从此情节一转,红发特里斯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悔恨自己以前的所

作所为，他向那个撒拉逊人宣战，最后用尽全力将对方重新关进墓中，同时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永远待在墓里。

小说中冉和特里斯丹两人的故事时时交错，形成了正义和邪恶的不断交锋，一个是天使般圣洁的少女，一个是没有灵魂的恶魔，在战场，在监牢，在刑场，双方都在较量。自然，邪恶是战胜不了正义的，圣女虽然被烧死了，她的英名却永垂不朽，特里斯丹的悔悟也正说明了黑暗势力终会灭亡。

本书中还有不少人物，虽然作者着笔不多，同样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正直忠勇的卡尔纳克伯爵，优柔寡断的查理七世，风趣可爱的艾蒂安，纯真痴情的奥梅特等人，特别是那个小罗贝尔，为了不使法国军队遭受损失，小小年纪就给敌人活活吊死，他可以说是不畏强暴的广大的法国百姓的一个代表，可敬可佩。

《红发特里斯丹》是一部传奇式的小说，本来在法国历史上关于冉·达克就有许多美妙的传说，而在这本书里，小仲马又发挥了想象力，将现实和神话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投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奇色彩，使作品更增添了吸引人的力量。

译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

目 次

一	阿尔蒂斯伯爵的召唤.....	(1)
二	平原	(14)
三	卡尔纳克城堡	(28)
四	卡尔纳克家的挂毯	(37)
五	住在卡尔纳克城堡里的人	(47)
六	儿子和母亲	(56)
七	阿利克丝	(65)
八	梅弗雷	(76)
九	吉尔·德·雷斯	(90)
十	出发	(102)
十一	撒拉逊人的墓	(113)
十二	协议	(125)
十三	相遇	(135)
十四	少女冉	(145)
十五	希农城堡	(158)
十六	爱情	(170)

十七	阿涅斯和玛丽	(180)
十八	奇迹	(190)
十九	特里斯丹在他母亲身边	(201)
二十	特里斯丹被迫服输	(212)
二十一	菲埃布瓦的圣凯瑟琳教堂	(223)
二十二	奥尔良	(232)
二十三	特里斯丹开始行动	(241)
二十四	奥梅特	(253)
二十五	圣卢城堡	(262)
二十六	特里斯丹第一次报仇	(285)
二十七	雅尔热和帕泰	(296)
二十八	上帝的愿望	(304)
二十九	国王加冕	(309)
结局		(332)

阿尔蒂斯伯爵的召唤

如果你到过布列塔尼^①的那些山坡,或者是看过这个美妙的地方的地图,那么你从它的地形想必会理解它的居民的性格。百姓毫无疑问能从他们居住的乡土形成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个性,甚至他们的外貌。依照这个观点,布列塔尼当然和从前一模一样,始终是斗争不断的地区,带有崇高意味的固执成了当地人的特点。

确实如此,请你把眼光投向布列塔尼省的外形吧,从北面的弗雷艾海角到南面的吕伊半岛,你看见了那些数不清的高高低低的地面吗?听见了那些无休止的嘈杂声吗?那是陆地和大西洋在斗争。大西洋是有耐性的征服者,因为它是永存的。大西洋不停地拍打大陆这只船的头部,仿佛它担心一旦停下就会遭到大胆的陆地的人侵。大西洋好像总想不停地击退这个光辉灿烂的欧洲,虽然欧洲的日益发展的文明曾经照耀过每个民族。六千年来,大西洋用它的

① 布列塔尼,法国西部一地区名。

暴风雨、它的波涛和它的怒气不断地猛击布列塔尼；六千年来，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地侵蚀着布列塔尼，每次都能夺下来一块。现在你看见的海岸上的缺口，大海形成的大海湾、小海湾，从前都是有森林、树木，有人居住的地方。如果今天你有胆量登上沿海的山峰顶上，俯身向脚下的深渊探望，你会像在梦中一样，看到在海浪下面有一些被下落的潮水送来的树干，并且把它们埋在了沙里。在这场经过多少世纪的决斗当中谁是胜者呢？是贪婪狂暴的波涛吗？还是坚定不动的土地？没有一个人知道。目前，古老的布列塔尼大地在这个斗争中失去了光彩，但是它仍旧坚持斗下去。它的海岸荒芜干旱，寸草不长。大海的舌头舔它们的时候，往往舔去它们绿色的肌肤，就像老虎的舌头舔去受害者的皮肤一样，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西洋的浪涛声传遍沿海的大地，大地将它变成歌声还给了大西洋。大西洋给沿海一带盖满了泡沫，在那儿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梦想、回忆、传闻、动人的迷信故事、神秘的传说。布列塔尼大地终于懂得什么是狂风，能够解释什么是暴风雨，就像人们懂得和会解释一种外国语言一样。它让风尽情活动，强迫它成为诗人，现在大地在它的叫喊声中听出抑扬的音调，在它的狂怒中听到歌声，在它的拥抱中感受到热情，大地和风已经亲密无间了。

这种每天发生的、激起诗兴的宏伟场面使身历其境的人养成了布列塔尼的孩子特有的坚定、勇敢和忠诚的性格，你能体会到吗？上帝将这儿的居民当作一个榜样，那他们还不伟大吗？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来源。在耶稣基督诞生前七百年,西徐亚人^①和辛梅里安人^②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辛梅里安人的历史如同神话一般早已消失在模糊的古代了。希罗多德^③提到过的辛梅里安人住在伸展在里梅和黑海之间的大平原上,一千两百年以后,阿提拉^④从这片辽阔的土地来到了上亚细亚。

辛梅里安人战败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⑤,洪流似的蛮族^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流到了小亚细亚,在那儿看到了已经毁灭了三百年的特洛伊城,^⑦而另一部分越过了第聂伯河^⑧,从东方进入西方。

这部分辛梅里安人在五百年以后,自称为辛伯尔人。我们可以把断掉的种族系谱的链环重新接起来,辛伯尔人,正如我们所说的,就是辛梅里安人,克尔特人^⑨则是辛伯尔人,布列塔尼人则是克尔特人。

布列塔尼人的这些祖先曾经阻挡过恺撒^⑩的进军,辛

① 西徐亚人,古代生活在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的一民族,曾与辛梅里安人作战数十年,终获胜。

② 辛梅里安人,古代居住在高加索和亚速海以北的一民族。

③ 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

④ 阿提拉,古时匈奴人之王(公元434~453)。

⑤ 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今土耳其。

⑥ 蛮族,古代希腊、罗马人对外族的称呼。

⑦ 特洛伊,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

⑧ 第聂伯河,源出俄罗斯流入黑海的大河。

⑨ 克尔特人,广泛分布于古代西欧地区的部落集团。

⑩ 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伯尔人也被马略^① 击退过。公元前一百年,这些目光粗野的高大汉子去侵犯罗马人的财富,罗马人拦住了他们,可是比利牛斯山^② 也好,阿尔卑斯山^③ 也好,都没有拦住过他们!他们彼此用绳子缚牢走下山来,夜晚就睡在他们的大盾牌上面,他们用砍下的树填没把他们和罗马人隔开的河流。他们向马略问他们的条顿人^④ 兄弟的消息;他们密布在一法里^⑤ 半的土地上;他们用链子将彼此连起来,想和蛇一样,用铁环闷死敌人。女祖先呢,那些妇女会亲手杀死逃兵,哪怕有的是她们的丈夫,有的是她们的父亲;她们会紧紧拥抱她们的孩子,闷死他们,为的是不让他们成为敌人的奴隶;她们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车轮底下或者马蹄底下;她们的丈夫死了,孩子给压死了,然后自己脖子上套上活结,吊死在牛角上。

可是罗马人对辛伯尔人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打败了主人,还要和狗斗一斗。某一天发生的这场战斗当然对他们说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和前一次一样激烈。狗全部死在它们的主人身边。这样的狗的后代自然也都了不起。

要使布列塔尼的土地和居民完完全全诗意化什么条件也不缺少。但它要从目前的现实世界进入神秘的氛围却几

① 马略,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② 比利牛斯山,为西班牙和法国的界山。

③ 阿尔卑斯山,欧洲南部大山脉。

④ 条顿人,是古日耳曼人的一支。

⑤ 法里,指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乎不大可能。举例说,这些被误称为德落伊教^①祭司的石头巨石是从哪儿来的?这些石柱石棚好像是泰坦^②和上天斗争时从珀利翁山和俄萨山^③落下来的巨石,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什么不知名的宗教在科尔诺阿伊^④的欧石南丛和莫尔比昂^⑤的染料木林里散布了这些仿佛是史前时期的巨大无比的石头,没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提到过它们,它们如同一个消失的民族的缄默的、可以看见的幽灵。

有多少人是在这些石头的阴影里成长的啊,可以从科南·梅里亚代克数到热奥弗洛阿·德·夏托布里昂,前者用他的盾牌保护了布列塔尼的白鼬,后者亲手散布了他的无数百合花徽^⑥。其中还有博马努瓦尔,他将一句战斗口号作为财富遗赠给他的孩子:“喝你的血吧,博马努瓦尔!”有盖克兰,^⑦布列塔尼的女人用卖掉纺出的亚麻得到的十万金埃居^⑧把他从敌手中赎了回来。有克拉翁无法杀死的受伤十五处的克利松。有里什蒙^⑨,他和冉·达克各自一半分

① 德落伊教,是凯尔特人信奉的一种宗教。

② 泰坦,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神。

③ 两山皆在希腊中部,在希腊神话中常出现。

④ 是布列塔尼一地区的旧名。

⑤ 现为法国一省。

⑥ 百合花徽是法国王室标志。

⑦ 盖克兰,百年战争初期法国军事领袖,曾数次被俘,一次以四万金法郎赎回。

⑧ 埃居,是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⑨ 里什蒙(1393—1458),百年战争后期将军。

担了拯救法兰西的重任。有“铁胳膊”，亨利四世^① 曾经称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人。有罗昂家族，他们不能做国王，也不屑当亲王，他们就是罗昂家族。还有迪盖—特鲁安家族，迪科埃狄克家族！甚至在他们的叛乱行动中，有塔尔乌埃家族，蒙—路易家族，蓬卡勒克家族，夏雷特家族，卡杜达家族^②！

一直到赖伐尔老爷为止，找不到那位吉尔·德·雷斯的名字，因为他在犯罪方面还算不上赫赫有名，不像那些由于美德而名声极好的人。唉，就在这美景如画的布列塔尼，在刚才提到名字的这些人的故乡，在这块奥雷平原附近，曾经发生了一场战争，血流遍野，夺去了夏尔·德·布卢瓦的生命、克利松的一只眼睛和迪盖克兰的自由。在这个基白隆半岛上，三百六十七年以后，英国人没有流血，从他们的毛孔中流出的是他们的荣誉。我们要带领读者去的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一四二九年年年初，一个骑马的人给一只小船连人带马送上基白隆半岛的一个地方，今天这儿已经成了朋蒂埃弗要塞。他勉强地走上去卡尔纳克的路。

我们说勉强，是因为这条路就是在春夏两季晴好的日子也相当难走，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它全部给雪盖没了。这场雪下了整整两天，今天下午两点钟还在下。而且如果没有拍打被它侵蚀的两岸的咆哮的、深暗色的大海，他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

② 以上都是布列塔尼的著名人物和家族，以及他们的事迹。

几乎要偏离道路。他骑在马上往下看，两边都是深渊，他只好在路当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此外，没有一点儿迹象能预示气候会转好。相反，天和地是同样色彩，天空在地平线上，也就是布列塔尼的海岸上，和地平线很容易地合在一起，谁要是冒冒失失敢去闯一闯那个天地连结的地方，那他十之八九性命难保。

这一切真像是梦中世界而不是现实中的天地。

骑马的人越走近海岸，眼前的景色也越变得清晰起来，梦幻成了现实，不过这个现实比梦更加凄凉。荒凉的平原，白得伤人眼睛，到处有一丛丛深暗色的东西，那是给寒冬蹂躏过的染料木丛，风不停地吹过，摇晃它们，因此上面无法有雪积下。不时地会悄悄出现一些树，它们摇动着干树枝，发出嘈杂的声音，驱散了成群乌鸦，那些乌鸦用黑色的翅膀在雪白的天空和大地上画出一道道条纹。可是海鸥轻声地飞着，却很快就消失了，它们发出哀怨的叫声，来回答布列塔尼的妇人和少女永远不变的要求：

“海鸥！海鸥！”

还我们丈夫，还我们孩子！”

我们的这位客人紧裹着一件大斗篷，头上戴着一顶蓝色毛料风帽，冒着好似秋雨一般的细雪一直向前走着。他俯下身子，冲向凛冽的北风。他时不时地对他的坐骑说话，无疑是想用噪音不让他的舌头有时间在嘴里冻僵。每隔十分钟，他就抬起头向天边望，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出现，但是

没有城镇,没有房屋,没有茅屋,始终是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单调得令人发愁。

每次朝前看的时候,我们的行人都会又振作起精神,坐骑也会给马刺刺两下。

终于在下午三点钟,也许是他第二十次抬头向前望,他仿佛看见在灰白色的天地之间出现一个小镇的影子。他的马想必也看到了,或者不如说觉察到了它的主人的发现,因为它加快了步子,不久,我们的客人能够清楚地看出在黑色中显现出来的房屋的窗子,还有在片片白雪当中,烟囱中升起的青色烟柱。

从停泊小船的地方出发,经过两法里的路程,我们的骑士^①终于到达卡尔纳克镇。

如果这位骑士自尊心很强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肯定受到了伤害,因为他看到他穿过一条条街道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当地居民多大注意。他全身给斗篷包着,往上一直遮到眼睛那儿,往下遮到了马刺,这样,这个陌生人可能是一个平民,也可能是一个贵族,可能是一个商人,也可能是一个军官,自然只会给人产生很一般的好奇心。

在普遍的冷淡气氛中,他骑到了广场上。

他停住了。

① 骑士有几种释义,如:一、骑马的人;二、中世纪西欧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低阶层;三、比男爵低一级的贵族;四、泛指为他们认为的高尚事业效力的人;五、一种荣誉称号,所以下文有奥利维埃和查理七世被封为骑士之事。本书中提到时,含义视上下文而定。

他先抬起头，摇了摇，把积在帽褶里的雪摇出来，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大嫂，稍稍打开一点儿门，或者拉起窗帘，好看看这个刚刚在镇中央勒马站住的骑士。她们终于看到一个外貌俊美、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嘴唇上和下巴盖着薄薄的细软胡子，好看的眼睛是碧蓝色的，面颊饱满红润。从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布列塔尼认出了一个儿子，布列塔尼人认出了一个同乡。

不过，这样的观察待一会儿会更加全面一些，因为这个骑士在从斗篷中整个儿露出头来以后，又脱掉了斗篷，于是在几个一直注意着他的卡尔纳克居民眼前出现了他身上的十分华丽的服装。

这套服装是军中传令官穿的无袖短袍，和风帽一样是蓝色，只是风帽是毛料做的，而短袍是丝绒的。在胸前中央的布列塔尼盾形纹章闪闪发光。纹章是银色的底，上面全是黑斑纹。

他的服装还包括一条深红色的呢裤子，黑色大皮靴高到大腿上，紧围着腰部的皮带上挂着一把长剑，胸口悬着一只银色号角。

年轻人把他的斗篷放到马鞍前面，然后拿起那只号角放到嘴上，吹起了所谓的集合号。

由强壮的肺部吹出来的号角声，在镇里回荡，看得见传令官的人家的门都一起打开了，大家都急匆匆地走出家门，在吹号角的人的四周围成一圈。

我们都喜欢说真话，所以应该承认是妇女和姑娘走在前面，男人跟在后面。